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第12届百花奖获奖 作品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迟子建·世界上所有的夜晚
衣向东·电影眼电影
刘庆邦·卧底
陈应松·太平狗
罗伟章·奸细
杨少衡·尼古丁
李 唯·跟我的前妻谈恋爱
胡学文·命案高悬
乔 叶·打火机
傅爱毛·嫁死

名家荟萃 小说大观 鉴赏研究 经典收藏

冯骥才·抬头老婆低头汉
王安忆·化妆间
苏 童·拾婴记
徐 坤·早安，北京
谈 歌·老张
石钟山·血红而黑
孙惠芬·天河洗浴
徐 岩·河套
聂鑫森·篆刻名家
阿 成·丙戌六十年祭

ISBN 978-7-5306-6720-2



9 787530 647202 >

定 价:48.00 元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第12届百花奖获奖 作品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/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5306-4720-2

I.小… II.小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665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i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6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33.5 插页 4 字数 675 千字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 册 定价: 48.00 元

小说月报

第十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

[中篇小说]

迟子建小传

-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…… 005
伤痛的“轻”与“重”(创作谈) 迟子建…… 040

衣向东小传

- 电影哦电影 衣向东…… 043
亲爱的文字(创作谈) 衣向东…… 065

刘庆邦小传

- 卧底 刘庆邦…… 069
诚实劳动(创作谈) 刘庆邦…… 110

小说月报

第十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目 录

陈应松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太平狗 | 陈应松····· | 115 |
| 我爱这条狗(创作谈) | 陈应松····· | 147 |

罗伟章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奸 细 | 罗伟章····· | 151 |
| 向精神呼吁(创作谈) | 罗伟章····· | 188 |

杨少衡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尼古丁 | 杨少衡····· | 191 |
| 且说人物(创作谈) | 杨少衡····· | 223 |

李唯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跟我的前妻谈恋爱 | 李 唯····· | 227 |
| 把小说写的像戏剧一样(创作谈) | 李 唯····· | 276 |

胡学文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命案高悬 | 胡学文····· | 281 |
| 与喇叭有关(创作谈) | 胡学文····· | 318 |

小说月报

第十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目 录

乔叶小传

打火机	乔 叶.....	321
一束光(创作谈)	乔 叶.....	356

傅爱毛小传

嫁 死	傅爱毛.....	361
爱意盈怀(创作谈)	傅爱毛.....	382

[短篇小说]

冯骥才小传

抬头老婆低头汉	冯骥才.....	369
“为什么又写小说了?”(创作谈)	冯骥才.....	401

王安忆小传

化妆间	王安忆.....	405
剧团魅影(创作谈)	王安忆.....	411

小说月报

第十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目 录

苏童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拾婴记 | 苏 童..... | 415 |
| 关于《拾婴记》(创作谈) | 苏 童..... | 425 |

徐坤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早安,北京 | 徐 坤..... | 429 |
| 文学的真谛(创作谈) | 徐 坤..... | 446 |

谈歌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老 张 | 谈 歌..... | 449 |
| 你知道老张吗?(创作谈) | 谈 歌..... | 455 |

石钟山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血红血黑 | 石钟山..... | 459 |
| 历史和人性(创作谈) | 石钟山..... | 469 |

孙惠芬小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天河洗浴 | 孙惠芬..... | 473 |
| 小说在心情里疯长(创作谈) | 孙惠芬..... | 485 |

小说月报

第十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目 录

徐岩小传

- 河 套 徐 岩………… 489
清醒的写作和润笔(创作谈) 徐 岩………… 501

聂鑫森小传

- 篆刻名家(二题) 聂鑫森………… 505
不弃其小 独尚其雅(创作谈) 聂鑫森………… 509

阿成小传

- 丙戌六十年祭 阿 成………… 513
“真实”是可以创造的(创作谈) 阿 成………… 522

- 文学的坚守(编后语)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………… 524

附录:

- 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二届百花奖获奖篇目 …………… 526

中篇小说

zhongpianxiaoshuo



迟子建小传

迟子建，女，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——漠河。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。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。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，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。1983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树下》、《晨钟响彻黄昏》、《满洲国》、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，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、《白雪的墓园》、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、《逝川》、《白银那》、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、《清水洗尘》、《雾月牛栏》、《当代作家选集丛书——迟子建卷》以及散文随笔集《伤怀之美》、《听时光飞舞》、《迟子建随笔自选集》等。出版有《迟子建文集》四卷和三卷本的《迟子建作品精华》。曾获得鲁迅文学奖、澳大利亚“悬念句子文学奖”等多种文学奖项，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。

小说《亲亲土豆》、《花瓣饭》、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、《采浆果的人》分获《小说月报》第七届、第十届、第十一届“百花奖”。



世界上所有的夜晚

迟子建

第一章：魔术师与跛足驴

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，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。

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，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，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，途经芳洲苑路口时，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。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，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，就约了一个修鞋的，一个卖豆腐的，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。他们要了一碟盐水煮毛豆，三只酱猪蹄，一盘辣子炒腰花，一大盘烤毛蛋，当然，还有两斤烧酒。吃喝完毕，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，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，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，只有这个菜农，惦着老婆，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，赶着夜路。

这些细节，都是肇事后进进了看守所的农民对我讲的。他说那天不怪酒，而是一泡尿惹的祸。吃喝完毕，他想撒尿，可是那样寒酸的小酒馆是没有洗手间的，出来后想去公厕，一想要穿过两条马路，且那公厕的灯在夜晚时十有八九是瞎的，他怕黑咕隆咚地一脚跌进粪坑，便想找个杳晃方便算了。菜农朝酒馆背后的僻静处走去。谁知僻静处不僻静，一男一女啧啧有声地搂抱在一起亲吻，他只好折回身上了摩托车，想着白天时走四十分钟的路，晚上车少人稀，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，就憋着尿上路了。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护，使他骑得飞快，早已把路口的红灯当作被撇出自家园田的烂萝卜，想都不去想了，灾难就是在这时如七月飞雪一样，让他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。

街上要是不安红绿灯就好了，人就会瞅着路走，你男人会望到我，他就会等我过去了再过。菜农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带着苦笑。

小酒馆要是不送那壶免费的茶就好了，那茶尽他妈是梗子，可是不喝呢又觉得亏得慌。卖豆腐的不爱喝水，修鞋的只喝了半杯，那多半壶水都让我喝了！菜农说，哪知道茶里藏着鬼呢！

菜农没说，肇事之后，他尿湿了裤子，并且委屈地跪在地上拍着我丈夫的胸脯哭号着说，我这破摩托跟个瘸腿老驴一样，你难道是豆腐做的？老天啊！

这是一位下了夜班的印染厂的工人、一个目击者对我讲的。所以第一个哭我丈夫的并不是我，而是“瘸腿老驴”的主人。

我去看这个菜农,其实只是想知道我丈夫在最后一刻是怎样的情形。他是在瞬间就停止了呼吸,还是呻吟了一会儿?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的,弥留之际他说了什么没有?

当我这样问那个菜农的时候,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讲的却是小酒馆的茶水、烧酒、没让他寻成方便的那对拥吻的男女、红绿灯以及那辆破摩托。这些全成了他抱怨的对象。他责备自己不是个花心男人,如果乘着酒兴找个便宜女人,去小旅馆的地下室开个房间,就会躲过灾难了。他告诉我,自从出事后,他一看到红色,眼睛就疼,就跟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,老想撞上去。

我那天穿着黑色的丧服,所以他看待我的目光是平静的。他告诉我,他奔向我丈夫时,他还能哼几声,等到急救车来了,他一声都不能哼了。

他其实没遭罪就上天享福去了,菜农说,哪像我,被圈在这样一个鬼地方!

我看你还年轻,模样又不差,再找一个算了!这是我离开看守所时,菜农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那口吻很像是一个农民在牲口交易市场选母马,看中了一匹牙口好的,可这匹被人给提前预定了,他就奔向另一匹牙口也不错的马,叫着,它也行啊!

可我不是母马。

我从来不叫丈夫的名字,我就叫他魔术师,他可不就是魔术师么!十几年前,我还在一所小学教语文,有一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带着孩子们去剧场看演出。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魔术师,他又高又瘦,穿一套黑色燕尾服,戴着宽檐的上翘的黑礼帽,白手套,拄一根金色的拐杖,在大家的笑声中上场了。他一登台,就博得一阵掌声,他鞠了一个躬,拐杖突然掉在地上,等到他捡起它时,金色的拐杖已经成了翠绿色的了,他诧异地举着它左看右看时,拐杖又一次“失手”落在地上,等他又一次捡起时,它变为红色的了。让人觉得舞台是个大染缸,什么东西落在上面,都会改变颜色。谁都明白魔术师手中的物件暗藏机关,但是身临其境时,你只觉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,蕴藏着无限风云。

我大约就是在那一时刻爱上魔术师的,能让孩子们绽开笑容的身影,在我眼中就是奇迹。

奇迹是七年前降临的。

由于我写的几篇关于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在国家级学刊上发表了,市妇女儿童研究所把我调过去,当助理研究员。刚去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业,可是研究所的气氛很快让我产生了厌倦情绪。这个单位一共二十个人,只有四名男的。太多的做学问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情,大家互相客气又互相防范,那里虽然没有争吵,可也没有笑声,让人觉得一脚踩进了阴冷陈腐的墓穴。由于经费短缺,所有的课题研究几乎很难开展和深入,我开始后悔离开了学校,我怀念孩子们那一张张葵花似的笑脸。研究所订阅了市晨报和晚报,报纸一来,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狗望见了骨头,争相传阅。我就是在浏览晚报的文体新闻时,看到一篇关于魔术师的访问,知道他的生活发生了变故的。原来他妻子一年前病故

了,他和妻子感情深厚,整整一年,他没有参加任何演出。现在,他准备重返舞台了。我还记得在采访结束时,魔术师对记者所讲的那句话:生活不能没有魔术。

我开始留意魔术师的演出,无论是在大剧院还是小剧场的演出,我都场场不落。我乐此不疲地看他怎样从拳头中抽出一方手帕,而这手帕倏忽间就变为一只扑棱棱飞起的白鸽;看他如何把一根绳子剪断,在他双手抖动的瞬间,这绳子又神奇地连接到了一起。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,发出笑声。魔术师那张瘦削的脸已经深深地雕刻在我心间,不可磨灭。

有一天演出结束,当观众渐渐散去,他终于向台下的我走来。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常来看他的表演,而且总是买最贵的票坐在首排。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,你想学魔术?

我没有学成魔术,我做了魔术师的妻子。

我们结婚的时候,他所在剧团的演出已经江河日下,进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魔术师开始频繁随剧团去农村演出。最近几年,他又迫不得已到一些夜总会去。那些看厌了艳舞、唱腻了卡拉OK情歌的男人们,喜欢在夜晚与小姐们厮混得透出乏味时,看一段魔术。有时看到兴头上,他们就把钞票扬到他的脸上,吆喝他把钞票变成金砖,变成女人的绣花胸衣。所以魔术师这几年的面容越来越清瘦,神情越来越忧郁。他多次跟剧团的领导商量,他不想去夜总会了,领导总是带着乞求的口吻说,你是个男人,没有性骚扰的问题,他们看魔术,无非就是寻个乐子,你又不伤筋动骨的;唱歌的那些女的,有时在接受献花时还得遭受客人的“揩油”呢,人家顺手在胸脯和屁股上摸一把,她们也得受着。为了剧团的生存,你就把清高当成破鞋,给撇了吧!

魔术师只得忍着。他在夜总会的演出,都是剧团联系的。演出报酬是四六开,他得的是“四”,剧团是“六”。他常用得来的“四”,为我买一束白百合花,一串炸豆腐干或者是一瓶红酒。

月亮很好的夜晚,我和魔术师是不拉窗帘的,让月光温柔地在房间点起无数的小蜡烛。偶尔从梦中醒来,看着月光下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,我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。我喜欢他凸起的眉骨,那时会情不自禁抚摩他的眉骨,感觉就像触摸着家里的墙壁一样,亲切而踏实。

可这样的日子却像动人的风笛声飘散在山谷一样,当我追忆它时,听到的只是弥漫着的苍凉的风声。

魔术师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瞬间,我让推着他尸体的人停一下,他们以为我要最后再看他一眼,就主动从那辆冰凉的跟担架一样的运尸车旁闪开。我用手抚摸了下他的眉骨,对他说,你走了,以后还会有谁陪我躺在床上看月亮呢!你不是魔术师么,求求你别离开我,把自己变活了吧!

迎接我的,不是他复活的气息,而是送葬者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的哭声。

奇迹没有出现,一头瘸腿老驴,驮走了我的魔术师。



我觉得分外委屈,感觉自己无意间偷了一件对我而言是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,如今它又物归原主了。

我决定去三山湖旅行。

三山湖有著名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温泉,有一座温泉叫“红泥泉”,据说淤积在湖底的红泥可以治疗很多疾病,所以泡在红泥泉边的人,脸上身上都涂着泥巴,如一座尊尊泥塑。当初我和魔术师在电视中看到有关三山湖的专题片时,就曾说要找某一个夏季的空闲时光,来这里度假。那时我还跟他开玩笑,说是湖畔坐满了涂了泥巴的人,他肯定会把老婆认错了。魔术师温情地说,只要人的眼睛不涂上泥巴,我就会认出你来,你的眼睛实在太清澈了。我曾为他的话感动得湿了眼睛。

如今独自去三山湖,我只想将脸涂上厚厚的泥巴,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。我还想在三山湖附近的村镇走一走,做一些民俗学的调查,收集民歌和鬼故事。如果能见到巫师就更好了。我希望自己能在民歌声中燃起生存的火焰,希望在鬼故事中找到已逝人灵魂的居所。当然,如果有一个巫师真的会施招魂术,我愿意与魔术师的灵魂相遇一刻——哪怕只是闪电的刹那间。

第二章:蒋百嫂闹酒馆

我在乌塘下车了。不是我不想去三山湖,而是前方突降暴雨,一段山体滑坡,掩埋了近五百米长的路基,火车不得不就近停靠在乌塘。铁路部门说,抢修最快要两天时间。旅客们怨气冲天,一会儿找车长要求赔偿,一会儿又骂滑坡的山体是老妓女,人家路基并没想搂抱你,你往它身上扑什么呀。没人下车,好像这列车是救生艇,下了车就没了安全保障似的。

在旅行中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,在我已不是第一次了,这里既有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,也有人为的因素。有一次去绿田,长途客车就在一个叫黑水堡的寨子停了整整十个小时。茶农因不满茶园被当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所征用,聚集在交通要道上,阻断交通,要向当地政府讨一个“说法”。茶农们席地而坐的样子,简直就是一幅乡野的夜宴图。他们有的吃着凉糕,有的就着花生米喝烧酒,有的啃着萝卜,还有的嚼着甘蔗。最后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,先口头答应他们的请求,他们这才离开公路。记得当地的交警呵斥他们撤离公路,说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时候,茶农理直气壮地说,霸占了我们茶园就不算违法了?领导先违法,我们后违法,要是抓人,也得先抓他们!

乌塘是煤炭的产地,煤窑很多,空气污浊。滞留在列车上的旅客开始向服务员大喊大叫,他们要免费的晚餐,那已是黄昏时分了。车窗外已经聚集了一些招揽生意的乌塘妇女,她们个个穿着质差价廉的艳俗的衣裳,不是花衣红裙粉鞋子,就是紫衣黄裤配着五彩的塑料项链,看上去像是一群火鸡。她们殷勤地召唤列车上的人下车,都说自己的旅店的床又干净又舒服,一日三餐有稀有干、荤素搭配,有几个男